

金田一探案四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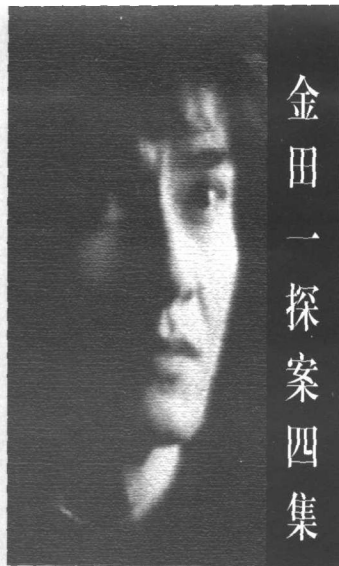
「日」横沟正史著  
叶特灵译

# 梦游

作品  
已在日本发行  
5500万册



珠海出版社



金田一探案四集

# 梦游

[日] 横沟正史著  
叶特灵译

珠海出版社

广东省版权局图书版权登记号:19-2002-160号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金田一耕助ファイル-夜歩く

©1973 by SEISHI YOKOMIZO

Original Japanese edition published in Japan by KADOKAWA SHOTEN PUBLISHING Co. Ltd.,  
Tokyo in 2001

Chinese translation rights in China arranged with KADOKAWA SHOTEN PUBLISHING Co. Ltd.,  
Tokyo through JAPAN UNI AGENCY, Inc.

梦游/(日)横沟正史著;叶特灵译.-珠海:珠海出版社,2003.4

I.梦… II.①横…②叶… III.侦探小说-日本-现代 IV.I313.4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03)第015850号

金田一探案四集——梦游

©横沟正史 著 叶特灵 译

总策划:潘自强

责任编辑:潘自强 靳红 李昱姝

装帧设计:吕唯唯

出版发行:珠海出版社

电 话:0756-2639330 邮政编码:519000

地 址:珠海市银桦路566号报业大厦3楼

邮 购:珠海出版社图书邮购部

电 话:0756-2639330 邮政编码:519000

照 排:珠海出版社电脑照排中心

印 刷:湛江蓝星南华印务公司

开 本:850×1168mm 1/32

印 张:7.25 字数:119千字

版 次:2003年4月第1版

2004年1月第2次印刷

印 数:10001-13000册

书 号:ISBN 7-80689-047-5/I·421

E-mail:zhcbs1@pub.zhuhai.gd.cn

定 价:15.00元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

如果你没有勇气读完全书，那么任何臆想的破解都是徒劳的！



# 目 录

---

第一章	劝君勿梦游 .....	1
第二章	大惨案 .....	54
第三章	金田一耕助出场 .....	115
第四章	另外一个女人 .....	163
第五章	最后的悲剧 .....	204

# 第 1 章

## 劝君勿梦游

### 起 源

“真让人头疼啊！这哪是正常人干的事儿，简直是疯了！……虽说她做事一向是这样心血来潮的，可这次似乎不仅仅是心血来潮那么简单，这正是让我感到害怕之处。嘿嘿，这么一比我倒是个正常人了，一个再正常不过的正常人。虽然我有时看起来像个坏蛋，或是说些话吓唬别人，可说到底那不过是为了不让别人看穿自己，而故意装出来的样子。就像鱼啊昆虫什么的，越是弱小的东西越是

## 梦 游

长着令人可怕的外表，其实呢……所以，尽管我表面上装成坏蛋吓唬人，其实内心还是很老实的。就像你曾经说过的，我是个喜欢自暴其短的人。……一点没错，说到底那只是我的表面，本质绝非如此。因此，就算行为上显得再不羁，心里还是很有分寸的。即使一时疏忽险些超越社会道德的规范，也能够关键时刻悬崖勒马。可那个姑娘就全然没有这些概念了。在她眼中，什么道德不道德的，管它呢！唉，真让人伤脑筋哪，真是没办法！……喂，你倒是说句话啊。”

“说什么？我根本不懂你在说些什么？”

“不懂我在说些什么？我刚刚说了这么一大堆你居然说‘不懂你在说些什么！’你不是一向自诩是个心思敏捷的人吗？”

我不由得微笑起来，接着点着一支香烟慢悠悠地抽着，一面打量着眼前这位已经喝醉的仙石直记。我知道，自己越是镇定对方就越会着急。可今天不知为何仙石却与往常大不一样，丝毫没有显出着急的样子。噢，看来这个家伙也开始转变了。

“就算是心思再敏捷的人——首先声明，我可没说自己是这样的人——就算心思再敏捷，也不可能从一堆毫无实际意义的梦呓中提炼出什么内容来。有人费尽心思要从别人梦呓般的醉话中找出有意义的东西来，世界上有比这更愚蠢的事吗？”

“我醉、醉了？……哈哈，也难怪，一会儿工夫我已经喝了这么多了。”

说着，仙石又“哗哗”往玻璃杯里倒了一杯自己带来

的酒，然后一口喝干。由于喝醉了，他的手一直在抖，所以差不多一半的酒都倒在了桌上。太可惜了！他开始还说这酒是带给我的礼物呢，现在却几乎自己一个人喝光了。看来这位老兄已经惊惶失措了。

“可是，大概情形你总该知道吧，嗯，是吧，我刚才说的那些。”

“倒也不难想像，你说的是八千代吧？”

虽然直记看着我的眼神迷蒙空洞，可我却从他眼中发现了一种可怕的东西，令我不由得倒吸一口凉气。在直记那布满血丝的眼中，醉意像被风吹起的云母粉一样盈满双眼。

然而，在这层云母粉的背后，却暗藏着一种异样的凄厉。这个发现让我警觉起来，不禁怀疑他是否真的喝醉了。大概是感觉到了这点，直记急忙垂下眼去，又开始倒酒。

“是啊，就是那个女人，她居然说要结婚。”

“八千代今年到底多大了？”

“二十三。不，虚岁该算二十四了。”

“那也不算小了，就是结婚也没什么嘛，应该是理所应当的呀。”

“对，你说的是没错，可这也得看和什么人结婚了。”

“你的意思是说，对方有什么不好的地方？”

直记的脸色顿时阴沉下来，点了点头。

“到底是个什么样的人啊？——当然啦，这种事也许不该我问。”

“可是，我却非要让你知道不可。事实上，我正是为



## 梦游

---

了告诉你这件事才特意邀你前来的啊，你总要听我说说吧。虽然你不一定爱听，可我还是非告诉你不可……”

“……可是，你这不是难为我吗，仙石？你想啊，我对八千代几乎一无所知。只是经常听你提起，至今连面都没见过一次。不错，我是从你那儿看过她的照片，觉得还长得挺漂亮。可除此以外，我对她简直是完全陌生的。即使我了解她的情况，也不一定能给你什么有用的意见？”

“这个嘛，因为我信任你啊。”

“仙石，你不是来真的吧？”

“当然啦！阿寅，你听我说。这件事我早晚得找个人来商量一下，可这世上几乎没有人值得我信任了——除了你屋代寅太。是的，我信任你，这你是知道的。因为我知道，无论我对你说了什么，未经我允许你是绝对不会把它告诉别人的。”

“真是荣幸之至啊，能博得您的信任。……不过，仙石，你接下来要告诉我的事情都是不能让别人知道的吗？”

“绝对不能。这点我必须首先郑重声明。”

“那实在对不起了。我也不是非得到你的信任不可，所以呢，也请你收回成命，还是别把那么重要的事情告诉我吧。”

“哈哈，那可不行。虽然你嘴上再三推辞，可你心中的好奇却是无法掩饰的哟。行了行了，其实我要跟你说这些还有另外一个原因，不过这个以后再说。那么阿寅，就请听我慢慢道来吧。”

仙石直记这个人在某些地方特别固执，而且有一股子热情，一旦迷上什么就会全身心地投入进去。在这种时

候，他就会采取高压政策，丝毫不顾及对方的感受，一心只按自己的想法去做。而生性软弱的我每每总会屈服于他的这种高压政策。虽然事后也会后悔、懊恼，可下一次还是如此。

此刻正是这种情形。尽管我脸上明显露出难色，但直记这小子却不管三七二十一照说不误。

“是这么回事。那个男的……”他刚开始说，却又好像突然改变了主意，“这个嘛，应该是这么回事。那件事你知道吧，就是去年在‘花’酒馆发生的驼背画家遭袭事件。”

听到这，我不由得心中一惊，重新打量起直记来。这不仅是因为他突然把话题转到了一个意想不到的方向，还因为他提起的这件事十分怪异。以至于虽然事情已过去半年，却仍然在我脑海中留下了非常深的印象。

在此，先简单介绍一下这件事的经过。

“花”是战后如雨后春笋般涌现出来的众多酒馆之一，地点位于银座中心。像我这样的三流小说家当然是无法在那种地方一掷千金的，所以对这方面的消息也不太了解。不过听仙石直记说，在同类酒馆中，花似乎是比较豪华的一家。

“酒馆也是有好有坏的，像过去在郊区的咖啡馆生意就不行，甚至比那更冷清的都有，可是花却红火得不得了——当然它的地段也不错，就在尾张街的内侧。起初只是将一幢被烧毁的大楼的底层稍加修缮而已。可是由于抓住了战后这个大好时机，最后竟把生意做得这么好了。现在这家店啊，无论是建筑式样还是别的什么，都相当不简单

## 梦游

哪。不仅店面宽敞，而且设计上也颇费心思，一点不像是个战败国的产物呀！不过话说回来，也许正因为把心思都花到这上面去了才会战败的吧……啊哈哈，这些事不说也罢。什么总结教训啦，悲愤慷慨啦，也轮不到我啊。总之，花酒馆在东京也是数一数二的。首先它的乐队就很棒，参加演出的演员也是一流的。因此消费也贵得很，简直贵得离谱！不过无所谓啦，反正进出那种场所的，不是黑市包工头就是黑市掮客什么的，像你这样的绅士当然是不会涉足的啦。”

可是听起来，似乎直记倒是那儿的常客哩。

事情发生在去年十月——据事后查阅当时的报纸得知，准确日期应该是十月三日，一个女人来到了这家酒馆。年纪大约二十上下，长相颇为标致，衣着也很华丽，当时在场的女招待们都羡慕地揣测，这年头还能穿得这么好，一定是新贵阶层吧。

然而问题就在这里，虽然那个女人吸引了全场的目光，但事后问起来却没有一个人能确切说出她当时的穿着打扮。有的说，她穿着一件黑色的皮大衣，也有人说，是一件分外抢眼的粉色外套。光一件外套已是如此，至于里面的西装式样就更加众说纷纭了。岂止衣服，就连长相也都只知道说漂亮，可到底怎么个漂亮，说法也是大相径庭。有的说是那种下巴宽宽的现代美女，也有的说是瓜子脸，透着一股古典美。至于她化什么妆说法也不一样，有的说是鲜艳刺目的浓妆，有的却说是薄施粉黛的淡妆……总之，这一切都再次证明了，人的观察力是不一样的，而能够借以弄清那个女人真实面目的证词却仍然一点也没得

到。

当时，那个女人身边跟着三个人。事后警方虽然对他们进行了详细盘查，可他们的口供却使案情变得更加扑朔迷离。当然，那三个人都是年轻学生，加上当时又喝得酩酊大醉，想必无暇过多地注意那女人的衣着服饰和化妆手法什么的。

以下就是他们三人的口供。

“我们本来是在银座一家叫‘郁金香’的酒吧喝酒。这时，那个女人进来了。开始，她只是一个人喝，后来不知谁提出干脆大伙一块儿吧，于是我们四个就一起喝起酒来。哇噻，那个女人真能喝啊，一杯接一杯地灌威士忌。后来大家都醉得差不多了，她又提出要我们带她去一个更有趣的地方，于是我们就决定去花酒馆。对了，账单都是那个女人付的呢。而且不光是我们合在一块儿之后的账，就连在那之前我们三个人喝的她也替我们付了。看来她是相当有钱啊！”

当时负责讯问的警官一心想弄清楚的就是，去花酒馆的建议到底是三个学生提出来的，还是那个女人。在这点上三个人倒是十分一致：“是我们提出来的。虽然是她要求去一个更有趣的地方，但花这个名字却是我们提出的。那个女人似乎在此之前连有花这个酒馆都不知道，还问我们花是什么，我们就告诉她是一家酒馆。于是她说，自己虽然知道舞厅，可还没去过酒馆之类的地方，非要我们带她去不可。因此，那个女人并非一开始就冲着花去的。”

就这样，男女四人一同来到了花酒馆，时间大约在八点左右。那个女人之前已经醉得不行了，到那儿以后又喝

## 梦游

---

了不少，等到事情发生的时候已经快不省人事了。就在这个时候，驼背画家蜂屋小市进来了。蜂屋虽然也喝醉了，但还没到失去控制的地步。这一点，与他同去的两位朋友都可以作证。并且，虽然小市有着驼背的残疾，但除此以外，他的外貌倒没什么令人反感之处。相反，虽然是驼背，可长相却称得上是位美男子，而且平时也十分注重仪表。他习惯在雪白的衣领上系一个黑色的领结，将西裤的裤缝熨得笔直，皮鞋也擦得锃亮。蜂屋小市不仅相当富有，而且十分时髦。

然而，正当小市和两位朋友说笑着从酒馆门口进来时，那个女人突然脸色大变。这是三个学生事后回忆当时的情景时想起来的。据说在看见小市的一刹那，那个女人像遭到电击一般睁大了双眼，似乎连酒都醒了。嘴唇不住地颤抖着，突然“唰”地站起身来，摇摇晃晃地冲向小市：“畜生，你这个畜生，你终于来了！”与此同时，女人的手提包中喷出一股火焰，紧接着小市就像被抽去骨头一般，瘫倒在酒馆的地板上。

### 古神家一族

在此，首先需要向各位读者声明一点，我接下来将要讲述的是一连串凄惨至极的杀人事件。也许在现在说这些会让读者取笑，但那些杀人事件真的就像原来的通俗小说中所写的，充满了噩梦般的妖异和狡诈，其中甚至还有家

庭的诅咒之类的东西，透出一股古老的气息。

正因为事情本身是如此的诡异，其由来也十分深远而复杂。憎恨、贪婪、乱伦、迷信、嫉妒……所有阴暗的元素相互纠缠在一起，最终一齐爆发了。虽然事情的起源十分复杂且必须追溯到很久以前，但其直接的导火索却正是发生在花酒馆的那起驼背画家遭袭事件。因此也可以说，当时在花酒馆发生的这件轰动一时的无头公案，才是古神家杀人事件的真正起因。

“嗯，这件事嘛我倒也知道一些。虽说和蜂屋小市并不很熟，但也不是完全陌生。事实上事发当晚我还在银座和他见过面呢。现在想来，那应该是在他去花酒馆之前的事了。”

“嗯，其实这也是我找你的原因之一。对于蜂屋的性格，想必你应该大致了解的吧。”

“不不，这个我可不知道。他的事我也只是略知一二而已。对了，记得枪击蜂屋的那个女的好像就那么逃走了是吧？”

“是啊，从那以后就杳无音信了，再也没露过面。”

直记的语调是那么低沉，让我突然想到了点什么，于是仔细地看他。

袭击蜂屋的女人当时就那么一转身便逃离了花酒馆。因为事出突然，就连站在蜂屋一旁的朋友也好半天才弄明白发生了什么事。所以也难怪当时竟没一个人想到该去拦住她。而且直到现在，那个女人的真实面目仍然是一个谜。

至于那三个学生，也只是当晚在郁金香与她初次见

## 梦游

---

面，醉醺醺地连她的名字都忘了问。郁金香酒吧方面也说是头一回见到这个客人，对她的身份来历一无所知。而当晚在花酒馆的顾客中，也无一人认识那个女人。

而整个事件最奇怪的地方是，就连受害者蜂屋小市本人也觉得莫名其妙，像撞见鬼了似的，自称从未见过那个女人。由于她射得低了些，只射中了蜂屋的大腿，所以才没有造成致命伤。

在此，先就我所知道的情况，向各位介绍一下蜂屋小市其人。蜂屋是战后迅速走红的新兴画家之一，自称是“新思潮派”。他的观点是，无论对被画实体做怎样精妙准确的描绘，也不过是自然的模仿者。就像小说中不能没有思想一样，没有思想的小说只能称作通俗小说。同样，没有思想的绘画充其量也只是“通俗画”而已。有的人甚至连自己画的是什么都不知道，这种人恰恰暴露了其思想上的空虚。

总之，蜂屋是个极其自负的男人。但是坦白说，我却不得不认为他也属于思想空虚的一类人。他绘画的手法倒是十分严谨，即使说是象征派也不过只达到前期水准罢了。可要说他究竟画的什么，却无人能懂。或是少女抱骷髅啦，或是蛇缠美少年啦，还偏要自吹自擂地赋予“人生苦”、“女人的神秘”等装腔作势的题目。也许这正是他个人思想的展现吧，可依我看只不过是通俗画家灵魂的流露罢了。然而，世间偏就有那么多人对自己不懂的东西怀有一种奇妙的敬畏心理。从这个意义上说，蜂屋的商业策略倒是十分成功的。

正如前文所说，蜂屋这人有点驼背。但撇开这点，他

的体格倒是挺匀称的。我曾经见过他与一帮流氓交手，很为他的健壮有力感到惊讶。不，准确地说甚至是有些反感。如果相貌平平倒也罢了，可他偏偏是个美男子，没有艺术家的纤细，却透出一股子自信和无畏。老天爷也真会开玩笑，偏将这样强健的体魄加在如此俊俏的脸庞上。不过正是这个错误，使蜂屋成了一个爱玩弄女性的浪荡公子。如果他仅仅只是残疾，当然不会吸引那么多的女人，而假如他仅有一副好的长相却不是驼背的话，大概也不会如此有魅力吧。矛盾有时就转变为一种魅力。虽然是美男子却又有残疾，但同时又很有力量。

有传闻说，蜂屋是一个独断专行的残暴色情狂，这点我倒是无法确定。但总而言之，正因为蜂屋是上面描述的那种人，致使警方一开始似乎并不相信他的话，总怀疑是一个和蜂屋有过关系的女人来找他报仇。可是，看起来蜂屋好像确实不认得那个女人，声称与其素昧平生、毫无瓜葛。因此警方对此案作出的最终结论就是：女方认错了人，或是酒醉后一时的精神错乱。

“听说蜂屋在医院躺了一个多月，终于痊愈了。不过这件事和你要说的话究竟有什么联系呢？”我问道。

直记苦笑了一声说：“是这样的，八千代一心要嫁的那个人其实就是蜂屋小市！”

我不由得愣住了，惊讶地看着直记的脸说：“这么说来，袭击蜂屋的那个人就是——”

“没错，就是八千代。不过这件事我也是最近才知道的。就连花酒馆一案，我也只是在当时的报纸上读到了该案的消息，却从未放在心上，不过就是一个蹩脚画家被人



## 梦游

---

枪杀了之类的，与我又有何关系呢？可这次因为是八千代提出要和蜂屋结婚，所以才上了心，一再追问。果不其然，原来那晚的那个女人真的就是八千代呀！”

说到这里，直记不知为什么突然哈哈大笑起来。我一时间没弄明白他为何发笑，心中升起一阵不悦，

“怎么了，有什么好笑的？难道八千代早就认识蜂屋小市了吗？”

听到这里，直记又大笑起来，答道：“噢，对不起。不是的。正因为不是才可笑啊，简直糊涂之至！但，也正是这种糊涂让人觉得可怕。阿寅，其实我笑不是因为这件事可笑，而是觉得可怕，甚至有点不寒而栗的感觉。要知道，八千代在那晚之前连蜂屋的名字都没听说过，更别谈见面了，她根本不知道世界上还存在着这么奇怪的一个人。”

“那为什么……”

“阿寅啊，这正是我要对你说的——一个古老的宿命论，也就是所谓的家庭的诅咒。屋代，你想必也知道古神家族的故事吧？”

“不是很了解，只是偶尔听你说起而已。哈哈，说起来连原领主的后代都不认识实在是有点可笑啊……”

“别开玩笑。说真的，古神家世代都有遗传的佝偻病，这点你总该知道吧。八千代哥哥守卫就是个驼背。”

我迷惑地看着直记，不明白他说的这些与八千代的袭击事件到底有什么联系。不过古神家族的人多患佝偻病，这我倒是一从小就听说了。

我家是冈山县和鸟取县交界处的一个山间部落的普通